

刘伯温
长篇历
史小说

刘伯温

修订版 下卷

天意

新编人民出版

刘伯温集古人智慧于一身，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兵法政务无一不精，不仅具有超人的军事才能，更具有过人的治世能力，其深谋远虑的机巧、料事如神的秘诀，古今独此一人。全书层层解读刘伯温在军政方面的文韬武略，层层剥解奇谋背后的神机妙算。跟刘伯温学智谋，欲得其果，先谋其因，于是，即使是瞬息万变的局面，也能应付自如，即使是波云诡谲的迷雾也能拨云见日。经商要学胡雪岩，智谋要学刘伯温。

刘伯温
长篇历
史小说

刘伯温

董宇峰 周实 著

修订版 下卷·天意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伯温(下卷·天意)/董宇峰,周实著.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9

ISBN 7-228-05318-4

I. 刘… II. ①董… ②周… III. 小说-传记-中国-现代
IV. I484.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3634 号

责任编辑:黄 波

封面设计:统一平面工作室

刘伯温(下卷·天意)

董宇峰 周 实 著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刷 河北省保定市印刷二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8-05318-4/I·1201 定价(全三册):85.00 元(精装)

目 录

第一章 辅佐帝王业

一	刘伯温封灵棋	2
二	宋濂论桃花	10
三	徐达率军平定淮东	19
四	竹扇山人	29
五	登紫金山观测风水	38
六	张士诚失湖州丢杭州	49
七	姑苏城困，张士信沉溺男色	58
八	韩林儿瓜步沉舟，朱元璋戡灭东吴	68

第二章 天狗星异兆

一	刘伯温访朱升	79
二	大明朝开国	89
三	又生间隙	98
四	后宫起缠足风波	108
五	肖玉红告辞	117
六	杨宪暗访相府旧宅	128
七	天狗异兆	138
八	阿娇惨遭毒手	148

第三章 还乡复返朝

一	焚惑守心	158
二	刘伯温还乡	168
三	武阳村奏章祈雨	178
四	新婚	187
五	策问	197
六	宋濂主修《元史》	206
七	李善长品悟宰相三味	216
八	清明节	225

第四章 潇洒轻宠辱

一	刘伯温说李善长	235
二	喜得小千金	244
三	朱元璋大封功臣	253
四	命星陨没，朱升归天	262
五	换相	271
六	平蓉的虎牙	281
七	宋濂一言致祸	290
八	刘伯温欲卜天下事	301

第五章 预言《烧饼歌》

一	初进法宝寺	311
二	刘伯温预言沧桑世事	321
三	不吉之卦	331
四	刘伯温预言十八女鬼	342

五	大明朝，气数尽	352
六	法宝寺山门外，忘却了预言事	362
七	房中术	373
八	乾卦惹出的灾祸	383

第六章 魂灵回故乡

一	重游杭州	394
二	无用僧言休咎事	404
三	微服出访，朱元璋又选新妃	413
四	青田山民暴动	422
五	降罪	432
六	灭大夏国	441
七	朱元璋赐刘伯温美女	450
八	唯念山间土一丘	460

第一章 辅佐帝王业

“先生可想回家？”

“日日回家。”

“若此，则无其想矣！”

“既无其想，何以有其行？”

“习惯成自然也。”

“不是自然，实为心想。”

“夫日光、井水、稻粮，皆属自然，而人心不能不想。先生何以断定心想者，即非自然者？错矣！错矣！”

“是大师错了。”

“贫道错在何处？”

“自然者，物也。心想者，思也。”

“试问先生，何谓身？”

“思之所居者，是谓身也。”

“那么，身居何处？”

“大师问得玄虚。”

“先生可作玄虚对也。”

“如此甚易。”

“试言之。”

“身在此处。”

“答得好，答得好！”

“大师如此称好，难得也。”

“亦好亦不好。”

“此言何意？”

“先生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请大师指点。”

“方才先生言，身在何处？”

“正是，正是。”

“呜呼！可知此处何处？”

张三丰说罢，长叹了一口气。

刘伯温不能对其问，亦不能解其叹，一时语塞。

张三丰也不再开口，伸手擎壶，给刘伯温斟酒。

那酒杯原本是满的，再斟进去，点滴不泻，只在杯口上高高积起，如一截冰柱，微微晃动波光。

积起三寸高时，那壶空了。

刘伯温心下惊诧，不知大师所用何法。

他小心翼翼将杯端起，却见那冰柱上映有一幅清晰风景：

云飞雾绕，瀑泻泉奔，古松苍岩，有二人正对坐饮酒，言笑生动，举止从容，悠悠然有仙家之风采。

正看得入迷，冷不防被张三丰伸过来将杯一抬，这风景便如一条河，清冽冽流入肺腑。

他恍然道：

“伯温知道了！”

“知道什么？”

“是谓身不在此处。”

张三丰听了，会心一笑，擎壶向杯，居然复又有酒如泉潺潺流出。

一 刘伯温封灵棋

莫愁湖边，阵风惊飞数只黄鹂。

宋濂猛抬头，也看见了刘伯温与肖玉红漫步走来，正是不期而遇。

刘伯温大为惊诧，这宋濂身边，何以伴有一位女子？待渐渐走近，又看清楚，这女子约是年近三十，极有风韵，体态苗条婀娜，肤白如雪，星眼蛾眉，红唇启笑，妩媚横生。不消说，宋濂是逢了桃花运。

原来，这女子竟是赛西施。

受辱离开张士诚家之后，赛西施便弃了乔可仙这姓名。她原本还有意在杭州风月场上再混一番，却无奈自己年过色减，非复从前的模样，那风月场也早已有年轻色艳者正走红，断难竞争。于是，她只好另作打算，好在手上有积蓄的金银，不愁出路。

她决心从良。一个妓女，无论她如何的色倾人国，如何的红极一时，后来最佳的出路也只能是嫁为人妻。如果不肯从良，或者因为什么缘故未能从良，下场必是凄惨。赛西施主意打定，并且有一番周密的考虑。首先，她认为不宜再呆在杭州，因为她在张士诚家数年，所知隐秘甚多，又与张士信有一腿奸情，万一哪一日这两兄弟不念旧情，倒算相欺之老帐，要加害于她，实在不费吹灰之力。另外，若在杭州从了良，迟早恐怕又要暴露从妓之身世，免不了第二次被男人逐出家门。至于将自己的真实身世告诉给要嫁的男人，这一点她情知万万不可，因为世上岂有好男人肯讨妓做妻子。而不是好男人，她也不嫁。

第二条，她认为应该寻一个年轻英俊、知冷知热、情投意合的男人嫁，绝不投靠权势人家或富商大贾。这原因很简单，她在张士诚家过够了权势人的日子，不喜欢那种奸诈，她又不缺金银，只缺一个好男子。

好男子到哪儿去找？身为风月场老手，赛西施知道天下到处都有好男，她自信到哪里也有本领找得到！只要看哪里好过生活便是。她左思右想，选中了应天府。那里与杭州相去不甚远，气候、风物也必无大差别，同属吴地。当然一个是东吴，一个是西吴。赛西施正是看中了应天府与杭州冤家对头这一点，可以远远避开张士

诚兄弟，而且，从她对这两兄弟的了解看来，他们不像是真命天子，必是打不过应天府的那个吴王。

制订了计划，赛西施准备行旅。她到一家相熟可靠的金店，把自己积蓄的珠宝首饰及大宗白银全兑成足色上好黄金，得一百五十两，要店家给铸成两锭，一锭五十两，另一锭一百两。带着这两锭硕大黄金，以及随身衣物，散碎银两，她就上了路。

一个女儿家自然是难以行旅，赛西施学了花木兰，巧扮男装，将面孔、双手涂得灰暗一些，充作是个未发达的生意人，陆路水路兼行，平安到了应天府。由于人生地不熟，她仍然以商人面目住进客栈，每日口称是外出做生意，其实却在熟悉地面。不到十日，她对应天府的大小街道、官府衙门、各行店铺、名胜去处便有了底数，剩下的事情只有一件：找一个喜欢嫁的男人。

要想找男人，必须先换上女儿装。这件事使赛西施很是为难。如果不扮男人，除非是当日就找到男人，当晚就搬过去住，不然，一个孤身女子如何租客栈？万般无奈，她仍是从古人身上打主意，学祝英台。

试了一日，赛西施发觉扮男人找男人，原来十分容易。她扮的是个英俊模样，自己对镜端详，都觉得喜欢，走到外面，以谈生意做买卖为名目，随便便结识了几个年轻男子，只是并不觉得如意，所以未与深交。一连数天悄悄过去，算起来，男人认识了十几个，总之还是没有中意的，她不由得有点儿急，因为这些商人喜欢饮酒，酒桌之上，又要行酒令，万一哪天露了马脚，岂不麻烦？幸好她亦有酒量，又熟悉行令，尚未出错。

这一日，她闲走经过一家药铺，偶然看见柜里一名伙计面相不俗。她也不犹豫，跨进去以买药为由，跟他攀谈起来，又言语投机，高兴了，当时便做了朋友，相约他上了门板之后去一同吃酒。她觉得这个男人，望去算是中意了，年纪二十上下，五官清秀，身材有如玉树临风。待到一起吃着酒时，她又盘问他的身世，知道他是洪都人，家中有父母兄妹，自祖父辈起便做丝绸买卖。他是因为出来跑生意，被人骗去了钱财，觉得无颜还乡，这才暂时落脚小店

铺，准备看准机会，做一笔生意赚到钱，再离开应天府。赛西施十分满意，觉得是上天送了一个好男人来，首先他家不在此地，就免去了见他父母的麻烦。另外，他恰好又要做生意，必是本钱不足，而她则有金银，可以实在地帮助他。这男人名叫俞齐贤，赛西施便谎称自己名叫俞兴国，两人又称了本家，变成了兄弟，赛西施把自己年纪压了几岁，称他为兄。到掌灯时分，这两兄弟酒足饭饱，牵手搭肩，一同去了赛西施的住处。

当晚，赛西施就换上女儿装给他看。俞齐贤这时才知道自己艳福不浅，两人由兄弟变成了情侣，解衣上床，做成好事。赛西施见的男人甚多，刚脱裤子就知道他还没有经过女人，于是又添三分美，居然找到个童男子！云雨了两盘。两人蜜意柔情，山盟海誓，又谈起将来日子，果然俞齐贤手上缺钱。赛西施只要他答应就在应天府成家结为夫妻，待生了孩子再去探望父母，便取出五十两一锭黄金给他，去租房院买家具准备婚礼。俞齐贤一见金子，更是喜出望外，没料到今日不仅有艳福，又有财运，便又探问她的身世。赛西施开口编造谎话，说自己是千金小姐遇难，家在杭州，父母双亡，来应天府寻找哥哥，又没找到。

这一夜，赛西施睡得极是酣畅，好梦接连不断，醒来时，天已晌午。她四顾房中，不见了俞齐贤，再仔细一看，连自己的包袱也不见了，那一百五十两的两锭黄金自然已失。她这一惊非同小可，猜测必是被男人骗了，又等三刻钟，不见他回来，便去那家药店寻找，哪里还有人影？一连又等了三日，没有消息，赛西施死了心，到灵谷寺去烧了香，把这俞齐贤的祖宗三代狠狠诅咒一遍，求神佛大施法力，严惩歹人，报仇雪恨。走出灵谷寺，她就动了寻死的心思，死后变成厉鬼，总归能在阎王爷那里查到这男人的下落！她想自己这一辈子，锦衣玉食过了，淫乐放荡过了，也算是从良一场过了。除去生儿育女，抵得上别的女人过上三世。剩下的事只有两件，第一是化厉鬼寻这男人算帐，第二是找个好的死法。

赛西施想到了莫愁湖，是为那里恰好有一个莫愁女的传说，优美凄凉。出灵谷寺山门，她用手上一枚戒指雇了车，径直去了，看

见那满湖碧水，再不多想，连鞋带袜跳下去，就向水深处走。走到齐腰深时，却被一个人扑过来一扯住，硬是又拖上了岸。

这个人正是宋濂。原来，宋濂最是喜欢莫愁湖的幽静，无事时常来坐读经史，又消遣心情。这一日偶然救下一个投水丽人，当时就带回家去，询问了缘由。赛西施已是决心要死的人了，原本打算把真实身世、遭遇相告，待来到宋濂家中，见是个读书人，觉得新鲜，转念想到必是自己命不该亡，说不定会从此时来运转，于是又现编了一套谎，说自己芳名莫忧，家住城郊乡下，因为父母逼嫁，出来寻死。宋濂听后，丝毫不疑。

赛西施见这男人，岁数略大，其貌不扬，但言谈举止文静高雅，比较从前在风月场上见的男人，自然是可爱得多，而且读书之人，当是可靠，便有了几分喜欢。于是又盘问他的情况，待知道这男人是教习吴王太子的先生，又是主管吴国学问的儒学提举时，她暗自吃惊：没料到自己的归宿乃是书生才子。当时芳心已动，她略使娇媚，便引宋濂上了床，正是干柴烈火，这赛西施不但没走上黄泉路，反倒得了一夜鸾飞凤舞。

赛西施善弄风情，又见过世面，也会浅弄诗词琴瑟，宋濂将她视为红颜知己，不仅恩爱日深，而且无话不谈，得闲仍然喜欢来莫愁湖边，身旁便多了一位莫忧女子，画意诗情。不料这一次闯见了刘伯温。

当时，宋濂向刘伯温引见了莫忧，并讲过相识之情节，刘伯温笑称他艳遇。

事后，肖玉红道：“我看这位莫忧有三奇，第一身世奇，第二姿色美得奇，第三与宋濂先生遭遇奇，似不可信。”

刘伯温说：“你何必理会她奇与不奇？有道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是红颜知己？想必她与宋濂先生有缘。”

肖玉红听后，沉默无语。

其实，刘伯温也觉得宋濂的这一次艳遇似还有未解之谜。

那女子莫忧，一看便知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人，唯有双眼，虽然精彩，却是桃花目，波光外泄，水润晶莹，生此目之女，

命该青楼卖笑。或者她正是因为什么不测之事从烟花柳巷出来，否则，为何这里有个莫愁湖，她就芳名莫忧？

但她既然已经步出原来处境，并且在生死之际得遇宋濂，亦可见自有特别之处。刘伯温仔细忆想，发觉她的鼻子生得好，称为“胡竿鼻”，相术家曰：“鼻如悬胆身须高，土沃得生缓慢宏。若见山根连额起，定然荣贵位三公”。她得随宋濂，正是有三公之荣贵也，按理，宋濂得她，也当如鱼得水。

想起宋濂曾经把寻觅红颜知己的事慎重相托，而自己却一直未能帮上忙，刘伯温便觉得有些负疚。未料宋濂自己碰到了，其奇其美，可歌可泣！正是缘份未到，一场空忙，缘份到时，挡也挡不住。

刘伯温一时兴起，想课起一卦，测知这莫忧女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待取出了灵棋，他又顿时犹豫。既然知道事属前缘，人力无功，又卜之何益？想自己学灵棋已数十年矣，凡遇事，或问灾问病，或问福问财，或寻走失行人，或测国势兴衰，或卜战阵胜负，几乎百试百验，而到底于事何补？于己何助？

想到如今自己乃是太史令，再也无须操心兵刀水火了，将来，这灵棋也不会去卜大事，刘伯温心里忽然生出一丝凄凉。当初他致力于阴阳术数，是与兵法结合，存治国平天下之壮志，虽然也卜小事，乃是偶一为之。如今马放南山，宝剑只好杀鸡矣！

与其杀鸡，不如藏匣。

刘伯温一念既动，便决定封棋，从此再不起卦，是谓金盆洗手。他烧好三柱好香，将灵棋与经书端正地供在案前，提笔著下一文：

昔者圣人作易。以前民用灵棋。易道奥而难知，故作灵棋以象之。

灵棋之象，虽不足以尽易之蕴，然非精于易者，又焉能为灵棋之辞也哉？

灵棋之势，以三为经，四为纬，三以上为天，中为人，下

为地。上为君，中为臣，下为民。四以上为少阳，三为太阳，二为少阴，四为老阴。少阳与少阴为偶，而太阳与老阴则为奇，得偶而悦，得奇而争，其常也。或失其道而偶，反为仇。或得其形而奇，反为用。其变也，阳多则道同相助，阴多则志异而相敌。君子小人之分也。阴阳迭用，体有不同，而各随之变异，易之道也。

易之取象曰车、曰马、曰橐、曰矢、曰鬼及曰狐之类，推而达之，天下之物无不该矣。曰马矣，而又化为龙；曰水矣，而又化为云，变易之义也。非通天下之绩者不识也。故曰灵棋象易而作也。非精于易者不能。

予每喜其占之验。而病解之者，不识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师之语配之，故为申其意而为之意。若夫以为黄石公之授，张子房之授，则传无其人，史无其实，今无其事，不敢从而附会之也。

此文作罢，刘伯温题为《灵棋经解序》，待墨迹干了，小心折起，与灵棋、经书放置一处，默默祈祝片刻，念道：

日慧之光，月慧之光，
星慧之光，三光之气，
灵宝大诰，洞真九元，
赤明之天，始青碧落，
离合自然，紫微黄书，
名曰太玄，万神化生，
长吐飞空，下烛幽暝，
根源本始，一如奉行。

此乃送神之咒也，刘伯温念毕，便将灵棋和经书及所著之文束之高阁，意想百年后，或者可以传与子孙。

做完这件事，刘伯温觉得浑身累极。几十年来，这灵棋已经成

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不仅帮助他度过许多难关，也铸成了他独特的思想方法。今日舍去，便等于是割掉了生命的一截，令他想到了苍老。

刘伯温疲倦地酣睡一夜，无梦。

第二天清晨，他醒来后觉得精力旺健，居然又思著作事，一时又茫然无序，恰好肖玉红来了，便与她商议。

肖玉红说：“先生于阴阳术数学用皆精，何不就著以成书？”

刘伯温摇头说：“不著阴阳。”

“先生善奇门遁甲，当著以传世。”

“奇门遁甲亦属术数也。”

“先生可以著诗词。”

“玉红不知，夫诗词者，乃是即兴而为之事，不可以称为著作。”

“莫非先生要学古人著《论语》或《逍遥游》之类？”

“伯温愧德才不济也。”

“将先生比圣人，是玉红开的玩笑，但先生若学孙子，著一部兵法，当是可行，也不枉从兵刀水火中走一遭。”

“此言有理，可以一试。”

刘伯温听了肖玉红的话，眼睛一亮，有了兴趣，但随即又叹道：“古人已有兵法传世，是千秋不易之理也，伯温无以出新，若要写，也不过是战术战略而已。”

“战术战略，有何不好？”

肖玉红见自己的话被重视，便不肯放松，居然立时动手，磨好一砚浓墨，又铺展素笺于案上，要刘伯温且试一篇。

刘伯温见状，呵呵大笑道：“此著若成，乃玉红相逼之功也！”欣然提笔。

二 宋濂论桃花

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元顺帝下诏削去李罗帖木儿官职，夺去兵权。

李罗帖木儿拒不奉诏，于是，朝廷命扩廓帖木儿发兵征讨。这两大军阀的争斗已经变成你死我活，并且与朝廷内的党争派斗纠缠在一起，闹剧连台。

得罪了皇太子，因此逃出京城，投奔李罗帖木儿的枢密院使秃坚帖木儿主谋，两人合兵杀向京城。是年四月，大军入居庸关，至清河列营，朝廷的兵马屡战屡败。

李罗帖木儿扬言出去，要朝廷交出两名政敌搠思临、朴不花，才肯收兵。

于是，元顺帝将这二人捕来，押送军前，李罗帖木儿当即把他们杀死。随后，顺帝又下诏恢复李罗帖木儿官职，仍旧总兵。秃坚帖木儿又入京见顺帝，并强迫顺帝加封李罗帖木儿为太保，依旧驻大同，秃坚帖木儿也得升任为中书平章政事职。

五月，秃坚帖木儿兵退。

元顺帝又诏令扩廓帖木儿领兵征讨李罗帖木儿，令便宜行事。

李罗帖木儿大怒，留兵于大同，亲自统兵与秃坚帖木儿合力再攻京城。这一次，原御史大夫老的沙也随同进军。

七月，李罗帖木儿先锋军入居庸关。太子亲自统兵迎战，复又失败，退回京城，后又逃往翼宁。李罗帖木儿与秃坚帖木儿、老的沙一起入城见顺帝。

元顺帝又一次被逼宫，只好下诏，以李罗帖木儿为中书左丞相，以老的沙为中书平章，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八月，又下诏任李罗帖木儿为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

于是，李罗帖木儿就有了居朝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掌

元朝江山于手中，顺帝被废，似是旦夕间事。

老的沙使人密集顺帝宫中丑事，列为三百条罪状，其中为巨者，乃是西番僧大国师在朝中行淫之事。他捕大国师三人，西番僧五百余人，皆下牢中，未久，以乱社稷之罪，将三个大国师问斩，弃尸街头。路人有知其阳具强大无比者，执刀去割，才发现原来是用西番胶塑造而成，长二尺，粗如杯口，富有弹性，有如雄牛之阳具也，去之，则见其人阳具极小，长不及四寸。消息传出，京城哗然。

老的沙将顺帝之十六天魔女送于孛罗帖木儿，令其献舞。

不多时，音乐奏起，十六天魔女于宫中妖娆起舞，姿势淫荡，以扭腰闪膊为多。待音乐渐渐舒缓，十六魔女依次解衣，凡十六层，渐脱渐裸，脱到最后，全身无丝，但见满宫一派冰肌玉肤，似非人间。

老的沙看得厌烦了，问道：“似此妖女，当车裂之？当凌迟之？”

孛罗帖木儿摇了摇头，吩咐备酒。

老的沙只好传令下去，片刻，酒菜上来，孛罗帖木儿边饮边看。原来，老的沙常在宫廷中，对这舞见得多了，而孛罗帖木儿则是征战在外，纵使不缺女色，却未见过如此浪淫，心想难怪人人要当皇帝。

十六天魔女舞到最后，各取一只金壶，就以壶嘴饮酒，其势如阴阳交合。饮酒至醉，则弃壶狂舞，艳笑锐叫。

老的沙又说：“自古万恶淫为首，当速将此辈处认极刑，勿遗后患。”

孛罗帖木儿道：“我欲先尝其味，而后置其刑。平日皇上怎么玩？”

老的沙说：“皇上此事不拘日夜，亦赤身与魔女同舞，且舞且交其性。”

孛罗帖木儿听罢，哈哈大笑，当即脱光了身上衣袍，加入舞列。